

TONG

全日制义务教育学生必读书系

BIDU SHUXI

童年

TONGNIAN

NIAN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全日制义务教育学生必读书系

童年

[苏联]高尔基 / 原著

詹春花 陈力君 / 编译

胡志明工作室 / 绘画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苏)高尔基原著;詹春花,陈力君编译;胡志明工作室绘.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1
(2006.4重印)

(全日制义务教育学生必读书系)

ISBN 7-5342-2725-9

I. 童… II. ①高… ②詹… ③陈… ④胡…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青少年读物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2095号

责任编辑 沈晓莉 美术编辑 吴珩 封面设计 唐筠

全日制义务教育学生必读书系

童 年

[苏联] 高尔基/原著

詹春花 陈力君/编译

胡志明工作室/绘画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64 印张 5.25

字数 113000 印数 64701—67730

2003年1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3次印刷

ISBN 7-5342-2725-9/I·479

定价: 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 者 的 话

高尔基(1868-1936)三岁时失去父亲，随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后来母亲早逝，外祖父辛苦经营的家业破产，他小学没念完就被迫外出谋生。此后他一直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但强烈的求知欲与顽强的毅力使他从没放弃过学习，终于在二十四岁时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并随后以一系列富有民间文学特色和传奇色彩的浪漫主义作品引人瞩目。1906年，他的长篇小说《母亲》问世，后被誉为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性作品，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高尔基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

响，与他同年逝世的鲁迅曾称赞他是一个“战斗的作家”，茅盾也认为在俄苏文学中，高尔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是第一位的。

小说《童年》(最初发表于1913年)与《在人间》、《我的大学》构成了作家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家童年、少年、青年的成长经历，描绘了19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画面。

《童年》以小主人公阿廖沙在外祖父家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刻画了一群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这里有严厉而暴躁的外公，有慈祥的外婆，有爱喝酒闹事的舅舅，有漂亮而忧郁的妈妈，还有会跳舞的“小茨冈”；有抬起长腿踢妈妈的继父，有称为“奶奶”的绿老太婆，有孤僻而执著于化学实验的房客“好事儿”，有自杀的小偷彼得伯伯，还有一群玩草鞋大战、去冰天雪地的小岛上偷木板过活的善良小流浪汉……尤其是善讲故事、性情乐观开朗的外婆，是俄罗斯

文学中最富有诗意的慈母形象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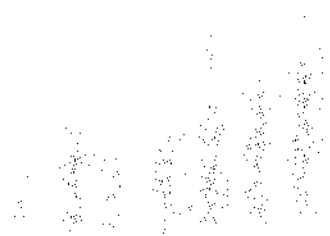
而小阿廖沙正是以一颗脆弱而敏感的童心生活在这群人中，体验着人生的酸甜苦辣。爱丰富了他，使他充满了坚强的力量去应对困苦的生活；苦难让他明白，俄罗斯人大多像小孩子似的，喜欢拿忧伤来逗乐、玩弄，不为做不幸的人而羞愧……《童年》，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俄罗斯儿童成长的足迹。正是从这个足迹里，走出来了一个文学巨人，世界因他而增辉。《童年》，也为我们认真了解一个伟大民族打开了一扇小小窗户。

小读者不仅可以从本书读到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获取珍贵的精神食粮，而且还可以学习作家刻画人物性格的匠心独运、简练的叙事风格、丰富生动的语言运用等等，这些对加强文学修养，提高写作水平都将是不无裨益的。

目 录

一	墓地里的两只青蛙	1
二	第一次挨揍	19
三	快乐的节日夜晚	43
四	“小茨冈”之死	57
五	着火	74
六	第一次搬家	95
七	米哈伊尔舅舅	118
八	外公外婆的上帝	130
九	神秘房客“好事儿”	151
十	我与“好事儿”的忘年交	163
十一	彼得伯伯	175
十二	穿红裙子的妈妈	203
十三	外公逼嫁	221
十四	听外婆讲父亲母亲的故事	237
十五	绿老太婆和继父	267

十六	不平静上学日子	289
十七	自由自在的街头生活	303
十八	永别母亲 走入人间	320



一 墓地里的两只青蛙



在一间昏暗的小屋里，父亲仰面躺在地板上。他穿着一身白衣裳，身子伸得老长老长；光着脚，脚趾(zhǐ)头奇怪地张开着；平日那双可亲的手静静地放在胸脯上，手指微微弯着；往日那对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上了，和善的面孔发着黑，难看地齜(zī)着牙，好像在吓唬(xiàhu)我。

母亲跪在地上，半光着身子，只下身围着红裙子，用那把我喜欢拿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将父亲长长的头发

梳往后脑勺。她在自言自语，声音低沉、嘶哑，灰色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滚。

外婆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她长得圆圆胖胖的，大脑袋，大眼睛，鼻子可笑地耷(dā)拉着。她也在哭，可哭得有点儿特别，似乎在陪哭，随着妈妈的呜咽配合得挺合拍。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听不懂外婆反复给我说的那些话：“跟你爸爸告别吧，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亲爱的孩子。他死得太早啦，不到时候啊……”

我前些时候害过一场大病，现在刚能下地。我记得我病着时父亲快快活活地忙着照料我，可后来他突然不见了，却换了这个怪怪的人——我的外婆来看护我。

“你是从哪儿走来的呀？”我问。

“从尼日尼坐船来的，可不是走来的。水上不能走，小鬼！”“干吗叫我小





鬼?”“因为你多嘴多舌!”她笑着说。她讲起话来亲切、快乐、流利自如,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她很亲热了。现在,我真想她带着我快点离开这儿。

母亲的哭号吓得我忐忑(tǎntè)不安,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一向态度严厉,说话很少,打扮得干净利落。她长得也很高大,骨头坚硬,手劲儿特别大。此刻她却浑身肿得难看,衣衫凌乱不堪。过去梳得整整齐齐、像顶光亮大帽子的头发,现在一半披散在赤裸的肩上,耷拉到脸前,一半是辫子,来回摆动着,不时拂到父亲的脸。我在房间里站了好半天了,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泪水扑簌(sù)簌地流下来。

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进头来看。警察不耐烦地叫了一声:“快点收拾!”

来,脚没站稳,仰面又倒了下去,头发散乱一地。她紧紧闭住眼睛,脸色发青,也像父亲一样龇着牙,用可怕的声音说:“把门关……阿廖沙,走开!”

外婆推开我,跑到门口喊道:“亲爱的,请你们走开吧,她要生孩子了。这不是霍乱,不要怕,请走开,好人们!”

我跑到阴暗的角落里,看母亲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shēnyín),把牙咬得格格响。外婆在她的四周爬来爬去,一面亲切而快乐地说:“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忍着点儿!圣母保佑!”

我怕极了!她们在父亲身边滚来爬去,常常碰到他,可他一动不动,好像还在笑!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后来,黑暗中突然响起婴儿的哭声。

“噢,感谢主,是个小子!”外婆点亮了蜡烛。我大概在角落里睡着了,后来的事儿一点儿都记不得了。

接下来我所记得的,是坟地上荒凉





的一角。下着雨，我站在又黏(nián)又滑的小土墩上，看着父亲的棺材被放进一个坑里。坑底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盖上。

在墓旁站着的有我、外婆、浑身湿透的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qiāo)、脸色阴沉的乡下人。

“埋吧！”警察往一旁走开，说道。外婆又哭了起来，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乡下人弯下腰，铲了土往墓坑里抛，把水打得噼噼啪啪直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去，开始往穴壁上爬，可是土块很快又把它们打了下去。

“走吧，阿廖沙！”外婆抓住我的肩膀说。我挣脱了，不想走。“你真是的，主啊！”不知她是在埋(mán)怨我，还是在埋怨主。她默默地站在那儿，坟填平了，她还站着，一动不动。

刮起了风，雨停了。外婆牵着我的手，穿过一片黑压压的十字架，向老远

老远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不哭啊？”走出坟场的围墙时，她问我，“应当哭一场的啊！”

“我不想哭。”“不想哭，那就不哭好了！”她悄悄地说。很奇怪：我很少哭。就是哭，也只是因为受了委屈，而不是怕疼什么的。一见我淌眼泪，父亲就笑我，母亲则是呵(hē)斥：“不许哭！”

我们坐上一辆小马车，在很宽很脏的街道上行驶。街道的两旁是一幢(zhuàng)幢深红色的房子。我问外婆：“那两只青蛙还能爬出来吗？”

“出不来了。不要紧，上帝会保佑它们的！”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外婆这么多、这么亲切地念叨过上帝。

几天以后，我、外婆和母亲一起乘上了轮船。我那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用白布包裹着，外面扎着红带子，静静地躺在船舱角落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fú)和箱子堆上，从那



又圆又鼓、像马眼睛的小小窗口往外望去，看见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水花溅起来，打到窗户上。我不由得从包袱上跳了下来。“别怕！”外婆用软绵绵的双手轻轻地抱起我，又把我放了上去。

河面上灰雾蒙蒙，周围的一切随着船只在抖动，只有母亲把双手枕在脑后，靠着船壁站着，一动不动。她脸色铁青，双眼紧闭，一声不响，压根儿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甚至她身上穿的连衣裙我也没见过。

外婆不止一次低声对她说：“瓦留莎，吃一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好吗？”母亲好像没听见，依旧一动不动。外婆跟我说话时总是轻声细语的，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一点儿，但还是小心翼翼的，好像是怕母亲，这使我和外婆变得更亲近了。

进来一个宽肩厚背、满头白发的人，穿着一身蓝衣服，拿着个木匣(xiá)子。



外婆接过木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装好，然后托着木匣子向门口走去。可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她停在门口，有点儿不知所措。“看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夺过木匣子，眨眼她们俩就不见了。我还留在舱里，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人。

穿蓝衣服的人是水手，他说外婆去埋小弟弟了。我给他讲，几天前埋葬父亲时，两只青蛙被活埋了。他把我抱起来，紧紧搂住我亲了亲，说：“唉，小兄弟，你还不懂事呢！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还是心疼心疼你妈妈吧，你看她难过得成了什么样子！”

汽笛在船顶上呜呜地响了，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跑了出去。他边跑边说：“快跑，快跑！”

我也想跟着跑，可是当我走到门外，昏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往上看，一些人背着背袋，提着提包，看样子

